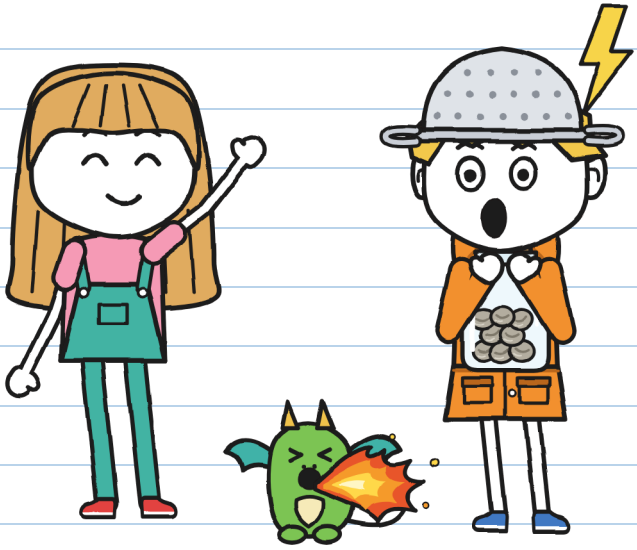
不可能快递 · 2

打雷前不要打开

Lui Eriksson



（古尼的笔记本）

尺码 L
高级 · 11+

不可能快递 · 2
打雷前不要打开

文字与插图：Lui Eriksson

尺码 L · 高级 · 11+

中文版：LinguAula

第一版：2026

© 2026 Lui Eriksson · info@linguaula.com

可自由复印，供课堂和家庭使用。

系列的第二本书。第一本：《这个包裹会咬人》。

LinguAula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

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没有一个雷受伤。 —J.



也不属于别人。 —J.

如果你捡到它，打雷之前不要打开。

只在故事里

这个印章表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：你可别做。如果它延续好几页，上面会写“从这里开始”和“到这里为止”。遇到真正的雷雨，就翻到第76页。 —J.

谁是谁



古尼，星期六送货员，雷雨猎人（算是吧）。这本笔记本是他的。



胡莉塔，数闪电和雷声之间隔了几秒。用绿色的笔写字，署名J。



面包屑，小龙。什么都学古尼。什么都学。



托尼奥，骑自行车给闪电快递送货。十分钟送到，晚了免费。



弗洛拉，运河街9号的园丁。不给石头签字。



维拉，在弗洛拉家旁边的龙之家照顾龙。面包屑和她住在一起。



玛拉，不可能快递的店主。戴着女巫帽。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。



R.，寄出那些没人送得出去的包裹。没人说出这个名字。

送货笔记本 2
古尼的

正式。

“正式”的意思就是我先看。正式地。 —J.



1号笔记本用完了：写满了。这本是玛拉给我的，她是店主，封面上盖着店里的印章。她说正式的笔记本不能画画。走着瞧。

第1章

雷雨猎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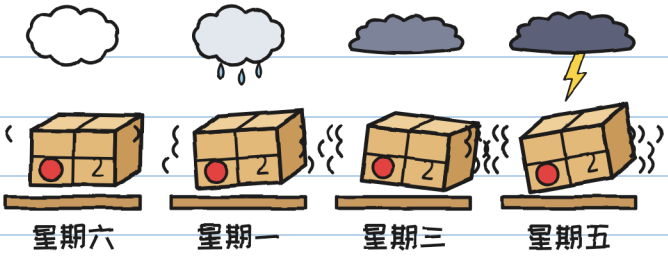
玛拉的店里有一个包裹在发抖。从上星期六起就这样，一天比一天抖得厉害。

我决定不碰它。

我和胡莉塔送的上一个包裹是一颗蛋；现在它是一条名叫面包屑的小龙，什么都学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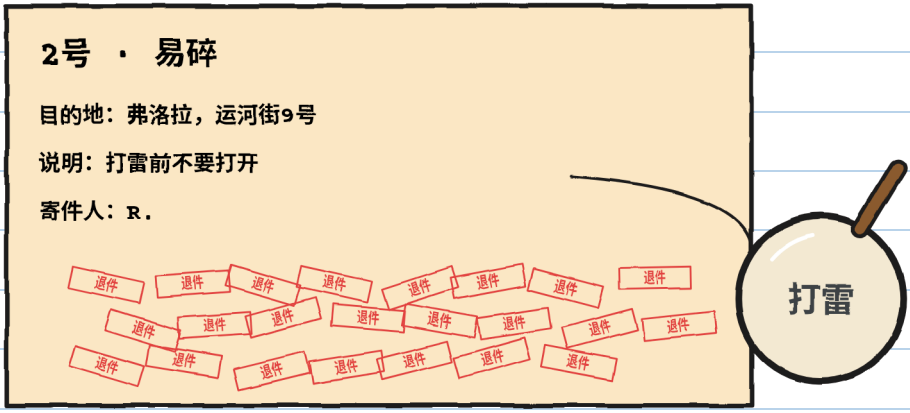
我家对面的店里，还剩十九个退件。其中一个好像等得不耐烦了。

颤抖计
（2号）



它发抖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雷雨要来了。星期六，下午六点。我在天气预报上看了六遍。——J.

退件是总会回来的包裹：如果收件人不用擦不掉的墨水（比如胡莉塔的绿色记号笔）在标签上签字，天一亮它们就会飞回货架。所有退件都是同一个人寄的：R.



2号包裹上盖着二十三个“退件”章。

二十三个。我数了两遍。——J.

“我自己送过它二十三次，”玛拉说，“没有一次是在雷雨天。”

星期六十点，玛拉拿着2号包裹，在柜台后面等我们。托尼奥也在：每个星期六，我们三个都要在店里受罚，因为我们没经过允许就送了1号包裹。

“这个，”玛拉说，“由你们去送。今天下午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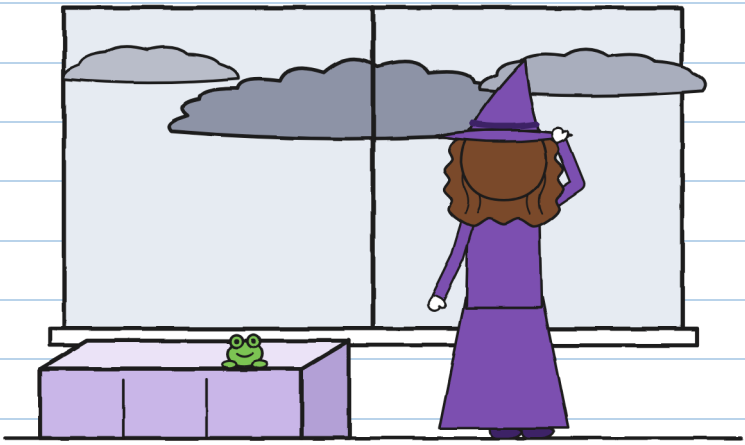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跳得那么高，差点碰到“还剩 19”的牌子。

玛拉提了三个条件，还用手指数给我们听：

1. 五点出发，赶在雷雨到来之前，然后待在弗洛拉家，等雷雨过去。
2. 你们的家人已经知道了，弗洛拉也知道了。
3. 规矩就是标签上那条：打雷前不要打开。而且必须是头顶上的雷：远处的雷不算。

“那你不去吗？”胡莉塔问。

“我在这儿还有事要做，”玛拉说，一边望着橱窗外渐渐变灰的天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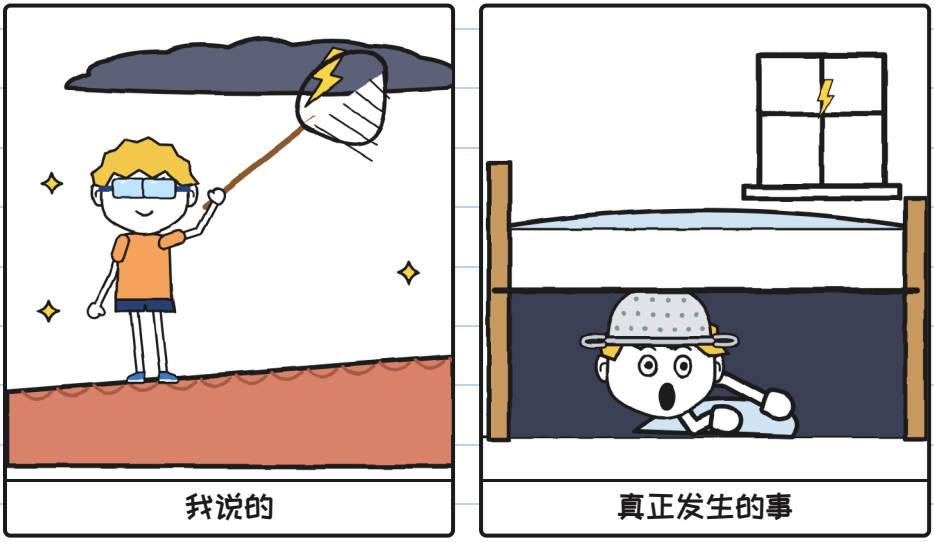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事？——J.

这时胡莉塔看着我。

“你喜欢暴风雨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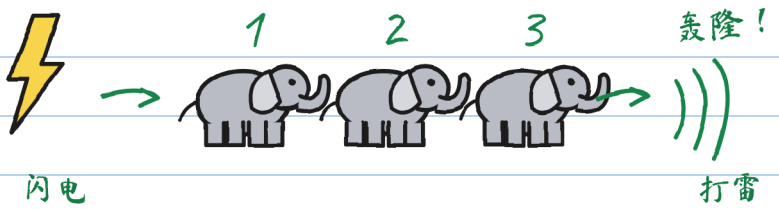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了别人这样看着你时通常会说的话：

“喜欢。在我以前住的街区，我是专业的雷雨猎人。”



床底下的专业人士。——J.

胡莉塔教我怎么数一场雷雨。就在我的笔记本里，没问我同不同意，一向如此：



一头大象，两头大象，三头大象……

1头大象 = 1秒

3头大象 = 1公里（大约）

0头大象 = 就在头顶！

↑ 这就是标签上的那声雷。
远处的雷打不开包裹。

大象越多：那道闪电落得越远。

只要听到雷声，哪怕很远：快躲起来！

懂了就没那么可怕。——J.

我根本不需要数，因为我喜欢雷雨。不过我还是记下来了，以防万一。

托尼奥从我肩膀后面看了看标签，又给我们看他背包上的小字。

“闪电快递遇到雷雨天不送货。”

“现在还没有雷雨呀，”胡莉塔指出。

托尼奥把小字又看了一遍。上面一个字也没提“还没”。于是他跟我们一起走了。



字小，借口大。——J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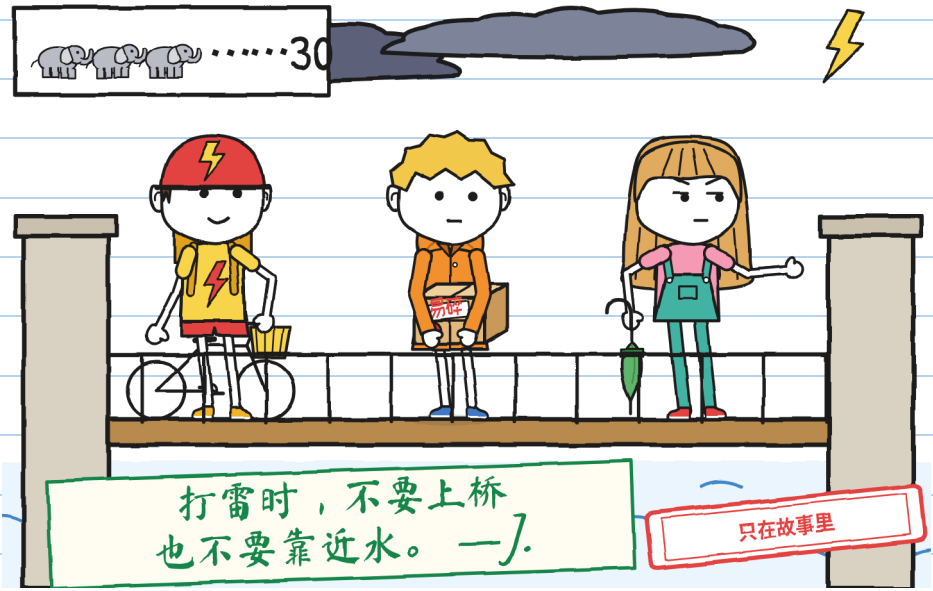
五点，我穿过马路回家拿雨衣。

“穿那件橙色的，”我妈妈在门口说，“你真的要去吗？你一打雷就……”

“再见，妈妈！”

“你一打雷就……”什么？——J.

我们走过大桥，天越来越黑。这座桥到了晚上会升起来，好让船通过。走到桥中间，胡莉塔一本正经地朝水面挥了挥手：运河和她关系不好。



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天空亮了一下。胡莉塔数到三十头大象才听到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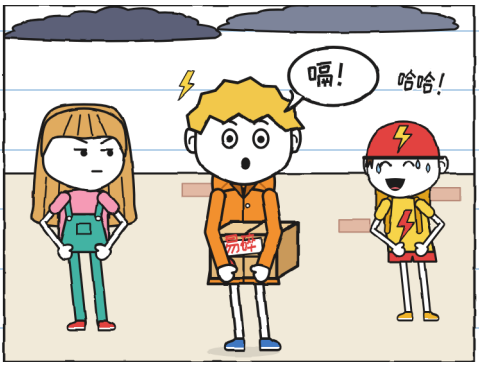
轰隆。

“那道闪电落在大约十公里外，”她说，“天气预报说，雷雨六点到。”

“打雷了！”托尼奥说，“现在可以打开了吗？”

“那一声不能打开包裹，”胡莉塔说，“标签上的那一声，是和闪电同时响的，零头大象。可是已经听得见了，这就够了：快躲起来！”
我们一路跑到运河街。我假装没听见任何雷声。

“刚才是打嗝吗？”胡莉塔问。
“不是，”我说，“嗝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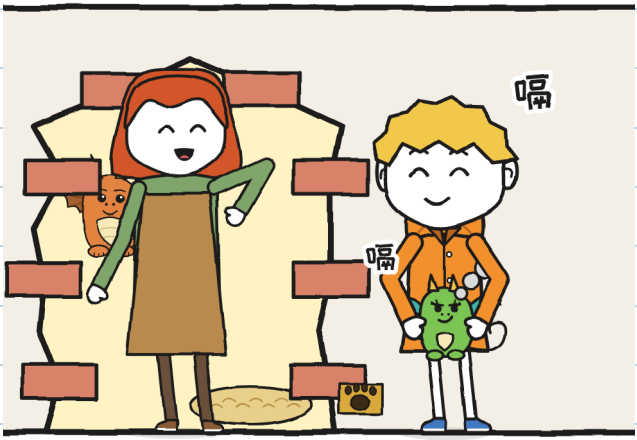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小就这样，但只在打雷的时候：每打一声雷，我就会连着打一阵嗝，每三秒一个。雷雨一到头顶，我就停不下来。这不是害怕。这是我的身体自己干的事，也不问问我。

这就叫害怕。——J.

维拉已经在龙之家的门口等着我们了，那扇门紧挨着弗洛拉家，她怀里抱着面包屑：每个星期六，面包屑都跟我一起散步。

“只到弗洛拉家：这是她第一次遇上雷雨，”维拉说，把她交到了我怀里，“她什么都学你，古尼。包括你的感觉。她要是害怕了，别硬拉她：她会抓住不放。雷雨过去以后，在围墙上敲三下，我就来接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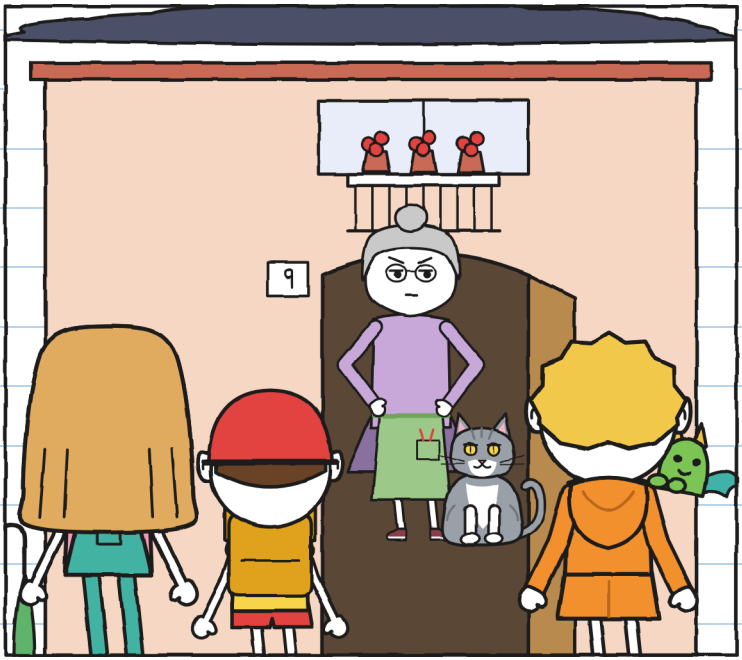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什么感觉也没有，”我说，“我喜欢雷雨。”



远处打雷了。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也打了个嗝，鼻子里冒出一缕烟。

“快进屋，马上！”维拉说。

弗洛拉的家就是那间有天竺葵的：就是那个阳台，两个星期六以前，我们在找龙之家的门时，有位阿姨从那个阳台上看着我们。那扇门看起来像一堵墙。



弗洛拉没等我们敲门就把门打开了。她看了看箱子，看了看天空，又看了看面包屑。

“维拉的小龙。别把我的蕨类烧焦了，”她说，“进来吧，要下雨了。不过先说好：我可不给石头签字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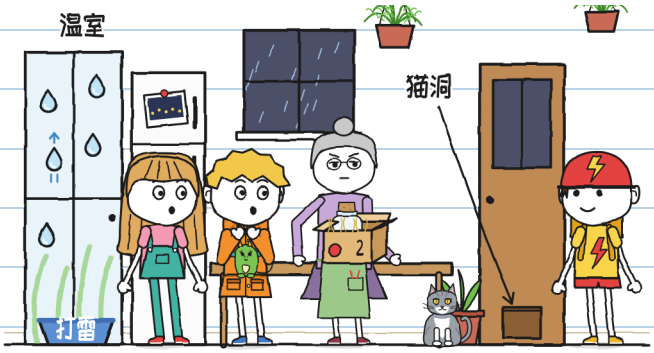
第 2 章

雷雷！

弗洛拉的厨房里全是植物：桌上、地上，还有挂在天花板上的。最里面有一扇玻璃门通向温室，后面那扇带猫洞的门通向院子。因为下雨，托尼奥把自行车推进了走廊。

温室的玻璃上有几颗画出来的水珠。其中一颗爬到了窗框上，下一颗超过了它。

“这是R.的魔法玻璃，”弗洛拉说，“我想让雨进来，它就让雨进来。闪电，永远不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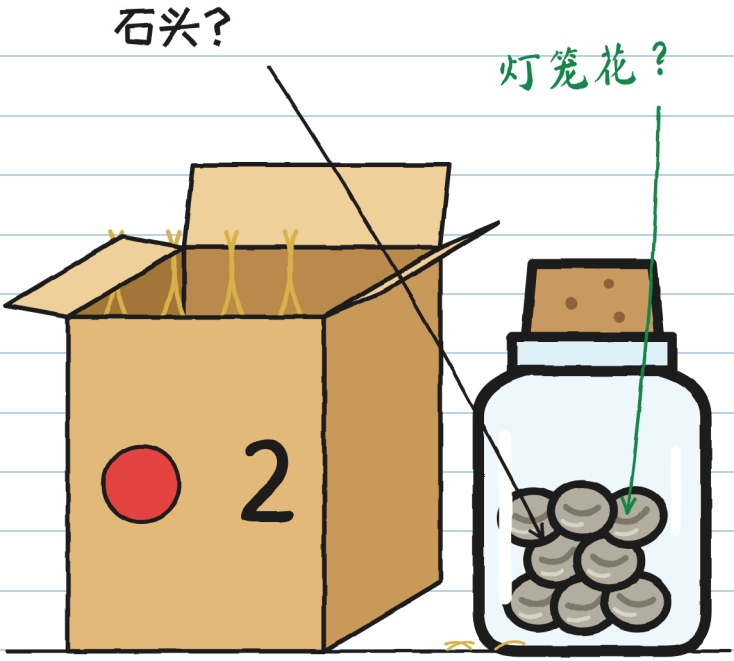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看了看2号包裹的箱子。这么说，R.也不是什么都送不出去。

弗洛拉把箱子放到桌上，也不问一声就打开了。里面的稻草中间，有一个玻璃瓶，装着八颗灰色的小圆粒。

“上面写着打雷前不能打开！”胡莉塔喊道。

“我打开的是箱子，不是瓶子，”弗洛拉说，“里面是什么我早就知道了：R.答应送我灯笼花，结果寄来的是石头。”



“灯笼花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弗洛拉从冰箱上取下一张旧照片：夜晚的运河边步道，岸边有一排小灯。



“它们是能把闪电的光存起来的植物，”弗洛拉说，“到了晚上，再把光还出来。”

“R.以前种它们吗？”

“R.带来的种子都是醒着的，我负责铺土。我从来没见过睡着的。”

“那灯笼花呢？”

“一朵一朵都灭了。R.不再来了。现在寄来的就是这个。”

所以夜里的运河才这么黑。所以那座木板桥才这么吓人，就是横在运河上的那块木板。

以前吓人。我就特别怕：我是摸黑走过去的。——J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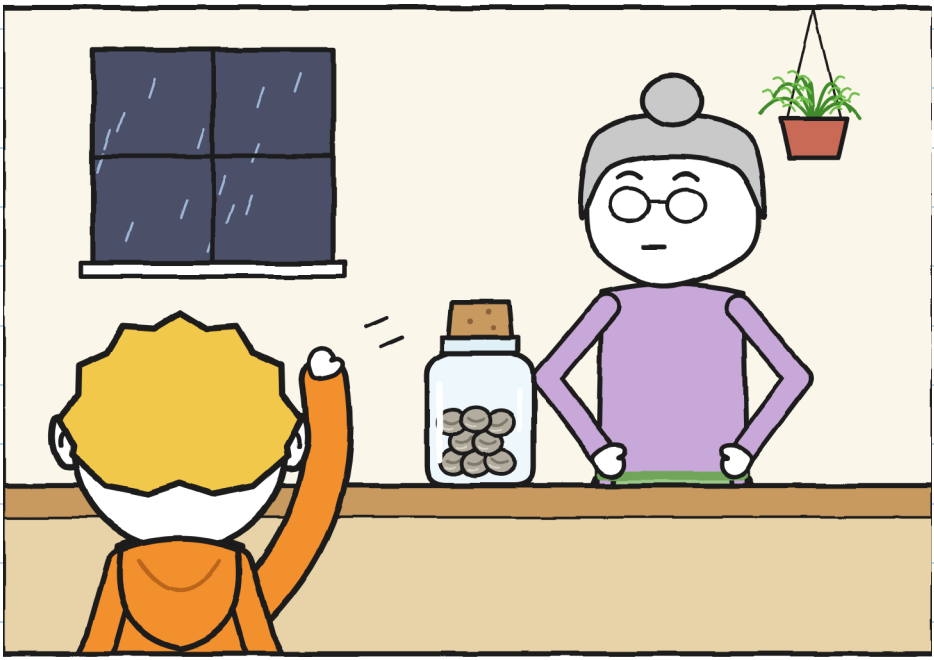
“R.向来说话算数，”弗洛拉说，“迟是迟了点，但一定算数。就这件事不行：这个瓶子已经送来二十三次，二十三次都是石头。”

我想起了标签。我背得滚瓜烂熟，连说明都记得。

“那您有没有等过打雷再打开它呢？”我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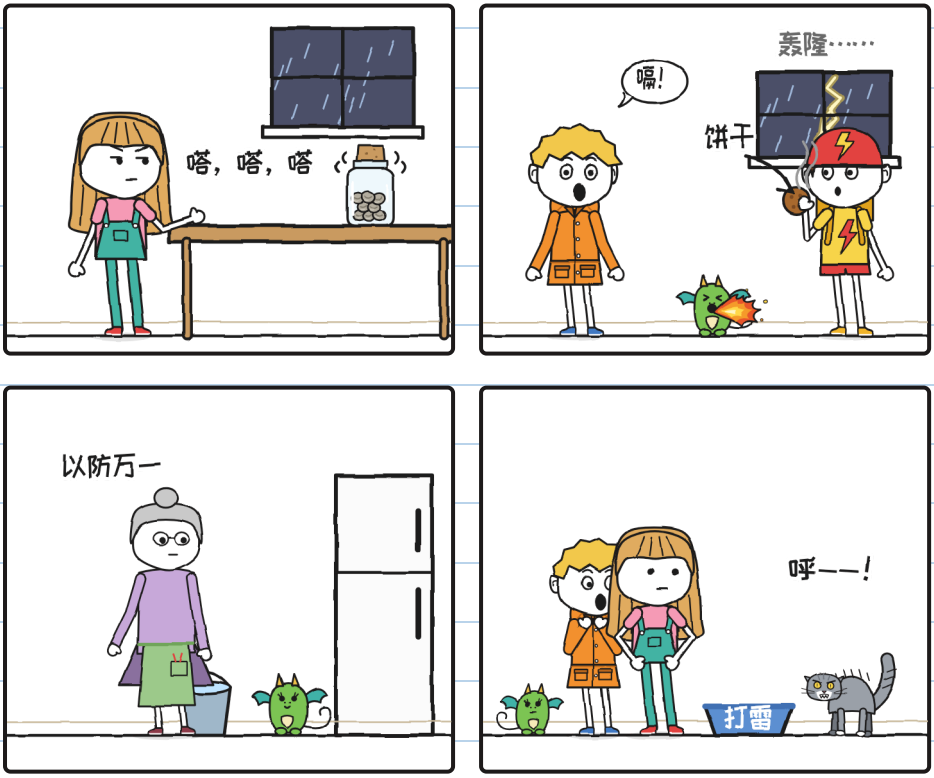
弗洛拉看着我，好像我问的是水是不是湿的。

“我不等任何人，”她说，“连打雷也不等。”



弗洛拉的猫叫雷雷，名字就写在它的碗上。它灰得像一朵云，呼噜声像真的打雷一样响。

我们等着雷雨来的时候，厨房里什么都发生了，又什么都没发生：



打雷最糟糕的是等它来。——J.

瓶子在桌上叮叮当当地响，越来越大声。胡莉塔小声数着：“十二头大象。”“九头。”
桌子底下，她的脚在数着另一个数。

“你要把地板踩出一个洞了，”我说。
“我在数数。”
“那就告诉你的脚一声。它跑在前面呢。”
这时面包屑又喷出一小团火苗，雷雷一溜烟从猫洞窜到了院子里。弗洛拉打开后门，站在门口大声喊它：
“雷雷——！”



然后胡莉塔打开了瓶子。



“打雷了！”她说。

没有打雷。是弗洛拉在喊。雷雷是那只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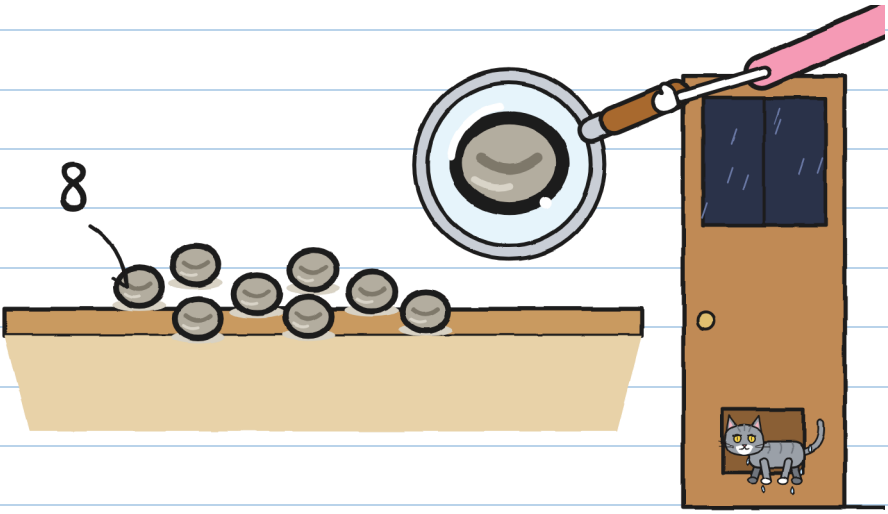
我听见有人喊“雷”，正是我在等的。没人告诉我那是只猫。 —J.

我把它写在第什页了。

那一页我是后来才看到的。 —J.

一打开，瓶子就不响了。里面只有八颗灰色的小圆粒，冰凉，一动不动。胡莉塔把它们倒在桌上，用放大镜看。

“上面有一道小细纹，”她说，“像一只闭着的眼睛。”



雷雷独自从猫洞回来了，浑身湿透，弗洛拉关上了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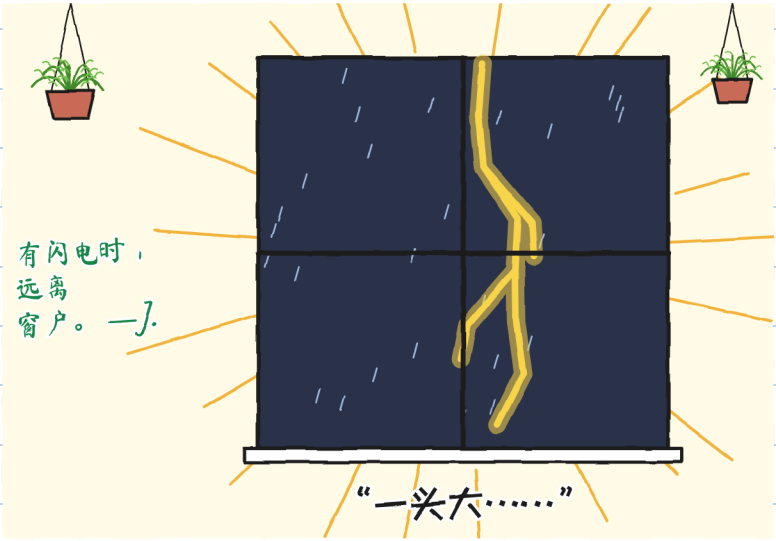
“石头。跟往常一样，”她说，看了看胡莉塔。

胡莉塔变得和她的衬衫一个颜色。

“它们睡着了，”我说，“它们不是石头，是种子。所以才写着‘打雷前不要打开’。说不定一声雷就能把它们唤醒。要那种很响的，响得玻璃都发抖的。”

弗洛拉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她说：
“如果是种子，就让它们证明给我看。”

外面差不多已经是夜晚了，可是才六点。
闪电。胡莉塔开始数：



然后，真的那一声来了。



雷声和闪电同时到来：雷雨就在头顶上。桌子、杯子和玻璃都在发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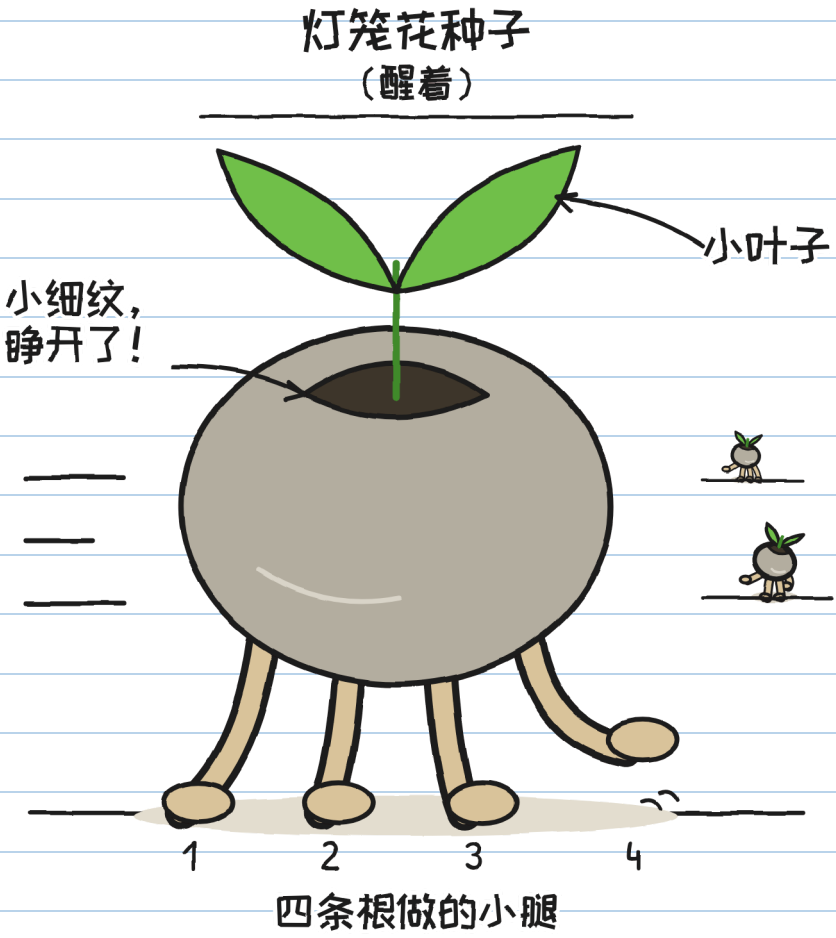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停电了。



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也打了个嗝，喷出一团火焰。有一秒钟，整个厨房都亮了。

桌子上空了。





那些“石头”长了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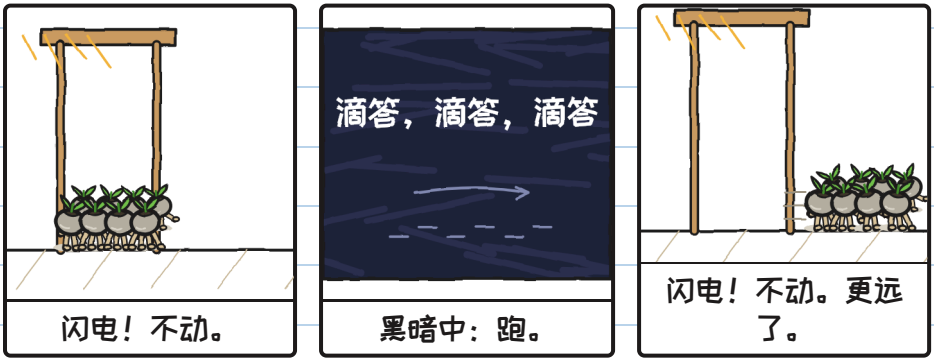
还很赶时间。 —J.

第 3 章

你不看，它们就动

黑暗中传来细细的雨点声：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再次闪电时，种子们离得更远了。一动不动。一动也不动。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它们跑得很快，可是每一道闪电都能让它们停住，而闪电有很多。我从桌子底下看着它们。我戴上了挂在钉子上的弗洛拉的漏盆：在我家，一打雷我就戴一个。



这就是“一二三木头人”，只不过玩的是种子。 —J.

弗洛拉用手电筒照着一颗种子，它就被钉在了地上。她一转去照另一颗，第一颗就趁机逃走了。

“是种子！它们醒了！”弗洛拉喊道。



她第一次显得很高兴，有东西在她的厨房里跑来跑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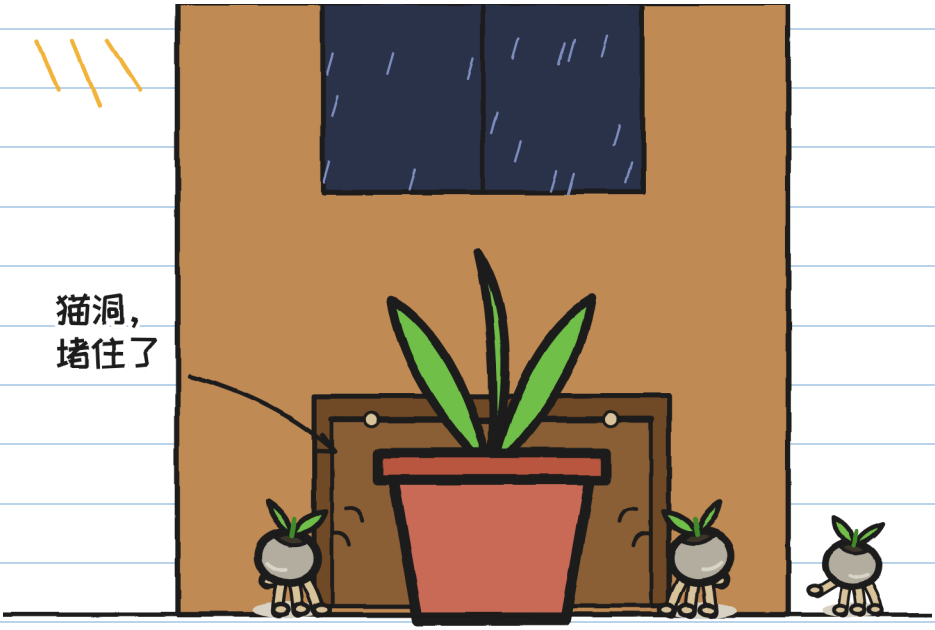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们需要另一支手电筒，”我说。

“那你就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只有这一支。”

八颗种子，一支手电筒。第二颗种子也逃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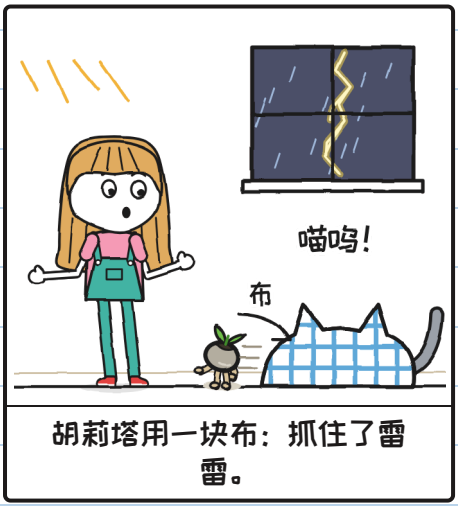
它们全都朝猫洞去。

“它们要找被雷雨淋湿的泥土，”弗洛拉说，把一个巨大的花盆挡在了前面，“家里只有用自来水浇过的土，温室里也是，这些它们不要。外面几乎没有土：只有石板、一条小路，还有运河。要是它们跑出去，雨水会把它们冲进水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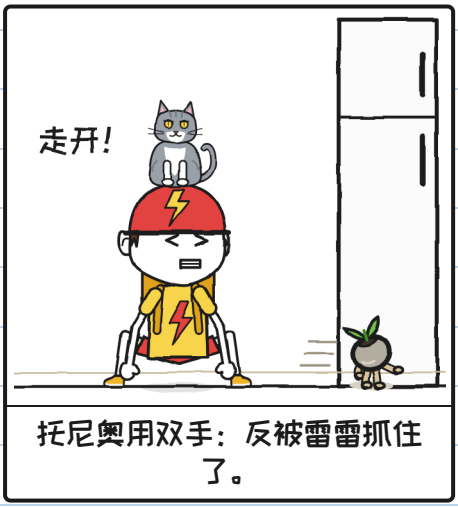


猫洞被堵住了。可是现在它们散在整个厨房里，在黑暗中，而厨房里有一百个地方可以躲。

我们什么办法都试了：



胡莉塔用一块布：抓住了雷雷。



托尼奥用双手：反被雷雷抓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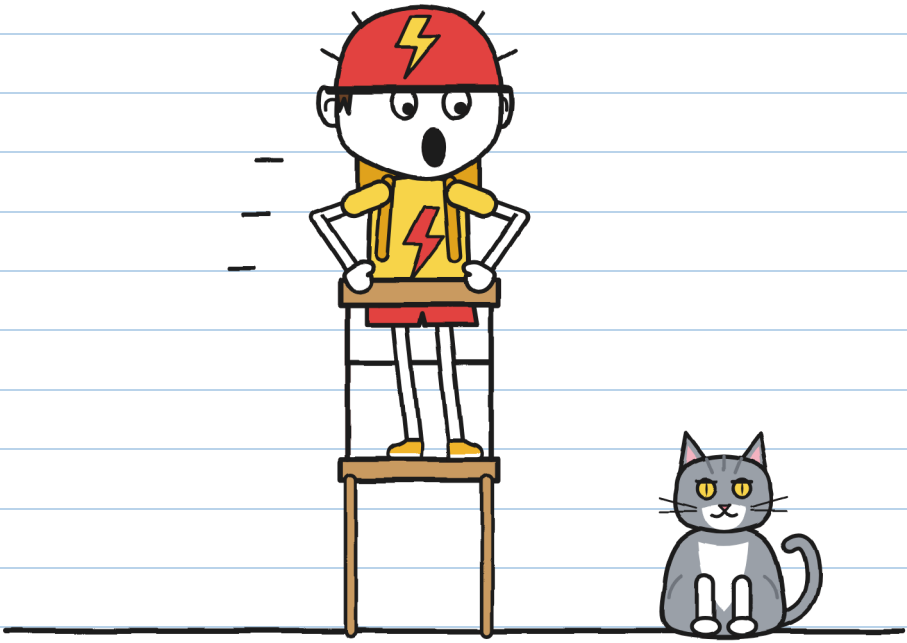
面包屑用她的火苗：一颗！



弗洛拉用手电筒：两颗！

雷雷也在追它们。它在几乎全黑的地方也能看见。我们不行。

托尼奥不怕雷雨。托尼奥怕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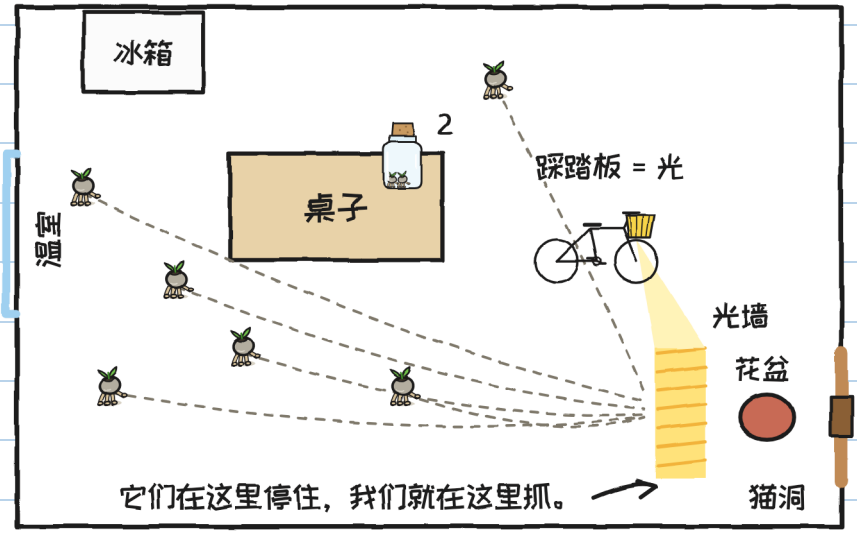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不是猫！”胡莉塔对他说，“那是雷雷！”

“更糟！”

两个惊吓，只有一个名字。——J.

我还在桌子底下，戴着漏盆。每道闪电都让我看清了整个地面，我发现了一件事：种子们在厨房里转来转去，可是总会回到猫洞，去推那个花盆。

我们不用追它们。我们知道它们会去哪儿。



我画了一张平面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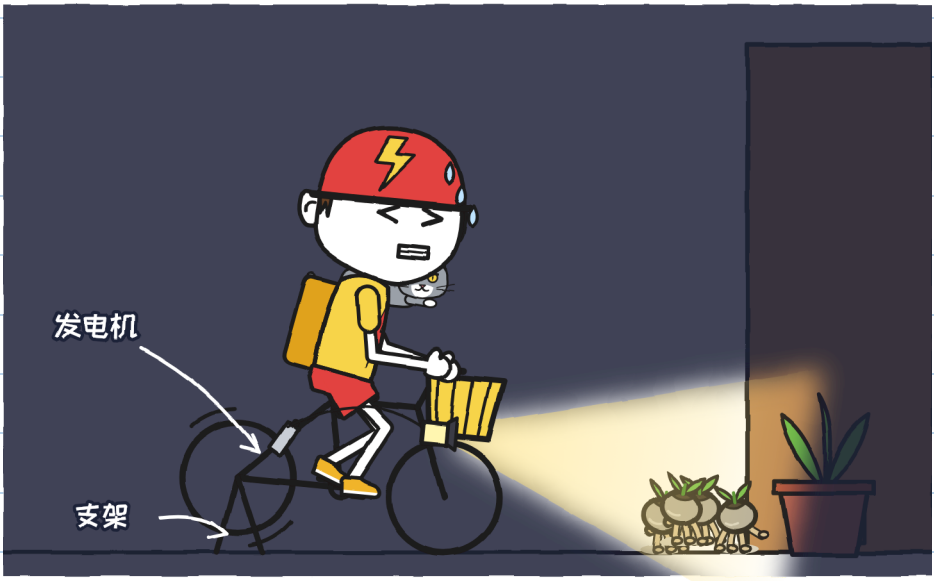
“托尼奥，你的车灯是一踩踏板就会亮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今天你就来送光吧。”

我们把自行车支在支架上，车灯对准猫洞。闪电快递的发电机贴着后轮：轮子一转，就有光。托尼奥就蹬起来了。

他蹬得前所未有地使劲，尤其是雷雷跳到他身上的时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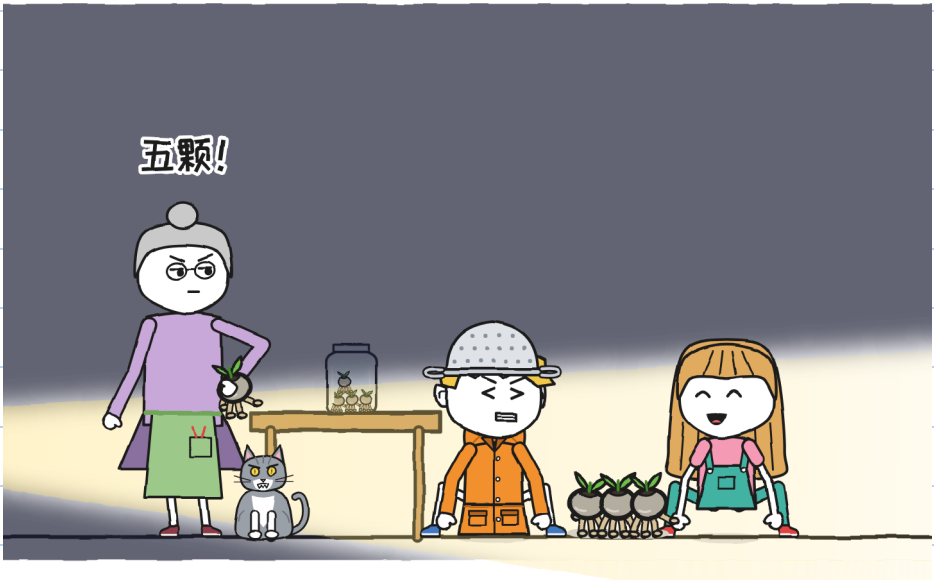


闪电快递总算派上用场了。——J.

种子们一走到光里，就踮着脚尖停住不动，像被抓了现行。我们把它们一颗一颗放进瓶子里。三颗。四颗。

雷雷用嘴叼住了一颗，弗洛拉用两根手指把它拿了回来。

“五颗！”她说。



六颗。

弗洛拉盖好瓶子，免得再跑掉一颗，然后蹲下来帮我们。就在这时，雷雷跳上桌子，把瓶子撞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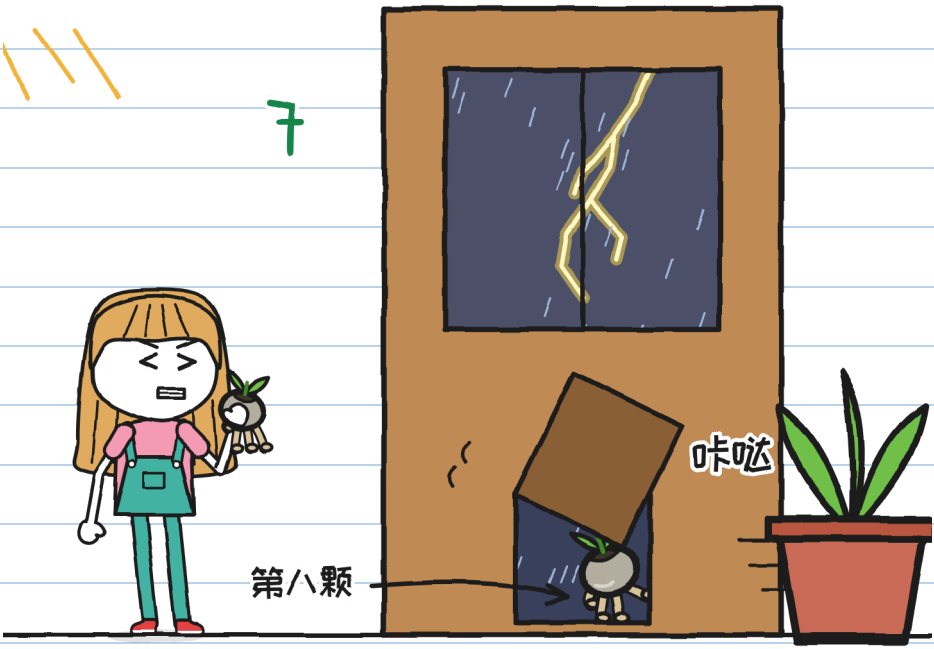


托尼奥在瓶子落地之前，一把在空中接住了它。“闪电快递，”他说，“一秒钟送到，晚了免费。”

可是他已经不蹬了，灯也灭了。而雷雷谁也拦不住：它飞快地冲向了猫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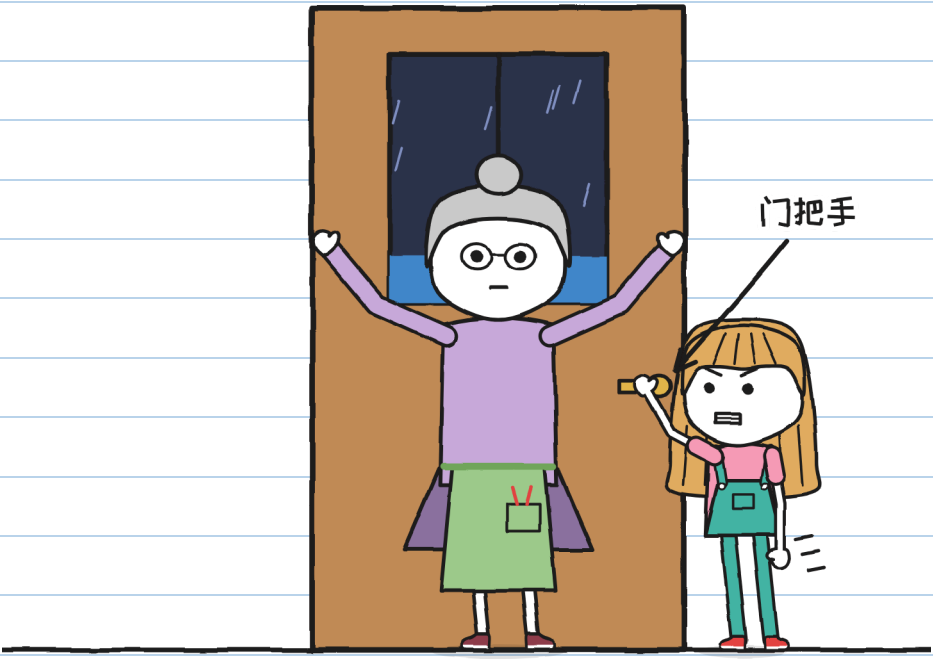
黑暗中：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雷雷推开了花盆：嘎吱。猫洞咔哒一响。

闪电再次亮起时，地上只剩下一颗种子，胡莉塔把它抓住了。七颗。



第八颗从猫洞跑出去了。

“我去追它！”胡莉塔说，手已经放在门把手上。
“有闪电，这个家谁也不许出去。”弗洛拉说，站到了门前。她没心思争论。



胡莉塔没有争辩。可是她也没有松开门把手。
过了一会儿，猫洞咔哒一响。是雷雷，浑身湿透。没带着第八颗。

“闪电……一头大象，两头大象。”

轰隆。

“两头，”胡莉塔数道，“还是很近。”

“那现在就去种吧，”弗洛拉说，“趁雷雨还没走。在黑暗里种。”

“有闪电呢？”胡莉塔问。

弗洛拉看了看玻璃上往上爬的水珠。

“魔法还在。闪电留在外面，我们待在里面。”



然后她看着面包屑，又说了一遍：“在黑暗里。”

面包屑看了看我。然后打了个嗝。

第4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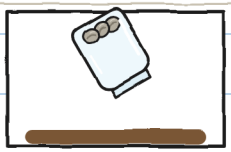
嗝

弗洛拉给我们讲了怎么种灯笼花，就是R.教她的那样。我用正式笔记本的字写了下来：

怎么种灯笼花

1. 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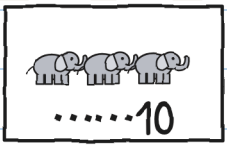
被雷雨淋湿的泥土。
（自来水浇的不行。）

2. 

把瓶子在泥土上打开。
（太早打开，它们就跑掉。）

3. 

一切在黑暗里：它们自己钻进泥土里。
（要是你自己把它们埋进去，它们就不发芽。）

4. 

趁雷雨还没走：
超过十头大象，
就不再种下，要等下一次。

要唤醒它们：0头大象。要种下它们：最多数到十。数到十一，就回去睡了。——J.

弗洛拉转动了天花板上的摇柄。窗户没有打开：是画出来的水珠不再往上爬，开始顺着玻璃往下流。雨水像穿过空气一样穿过了玻璃，落在花畦上，那是一张装满泥土的长桌。

“全落在花畦里。一滴也不许落在地上，”弗洛拉命令那场雨。



这种玻璃只存在于故事里。真遇到雷雨，千万别去温室（第76页）。——J.

“被雷雨淋湿的泥土，”她说，“现在，一切都要在黑暗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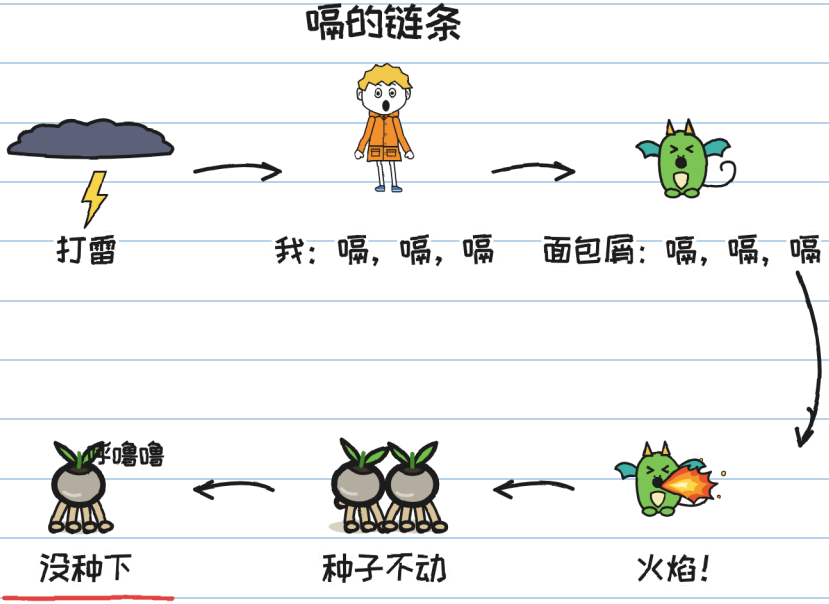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面包屑已经在里面了：弗洛拉开门的时候，她从弗洛拉的脚边溜了进去，谁也没看见。她躲在花畦下面的花盆中间。

弗洛拉小心地拉她出来。面包屑用四条腿死死抓住花盆。维拉早就说过了。



而每次我在厨房里打嗝，温室里的面包屑就亮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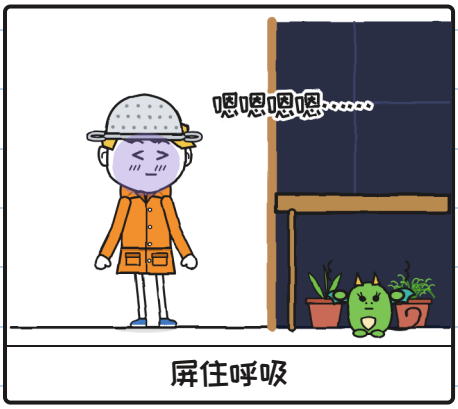
我画下来，好弄明白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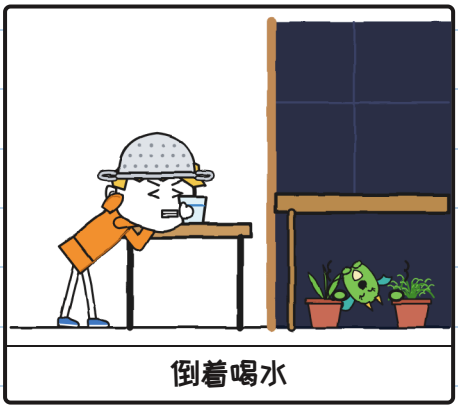
在厨房里，嗝帮了我们的忙：一团火焰，一颗种子不动，一颗种子被抓住。在温室里，它却坏了事：每三秒就有一团火焰，黑暗从来持续不了种子钻进泥土所需要的那么一会儿。

必须打断这条链条。最容易断的那一环就是你。好意提醒。——J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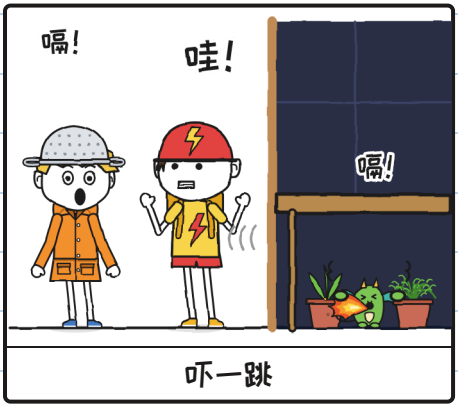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把所有止嗝的办法都试了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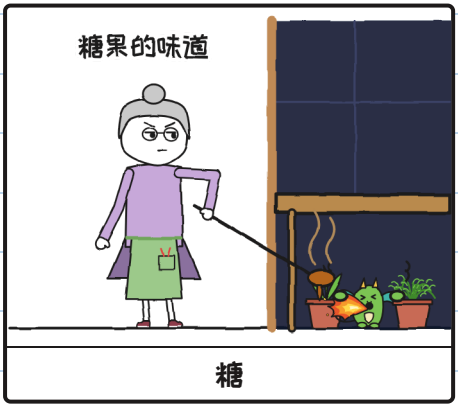
屏住呼吸



倒着喝水



吓一跳



糖

面包屑把这些办法一个一个全学了，一直抓着花盆不松手。

办法：零个。嗝：很多。——J.

“四头大象。五头。”
雷响了。胡莉塔说，那道闪电落得更远了。

七颗种子在瓶子里转来转去，找着出口。我一直在打嗝。



“要是数到十一呢？”我问。
胡莉塔看着贴在玻璃上的小腿。
“又变回石头。”
然后她看着我。

“面包屑在学你的害怕，”胡莉塔说。

“她也可以学点别的，”我说。

我打了个嗝，花畦下面又亮起一团火焰。面包屑好像不打算改主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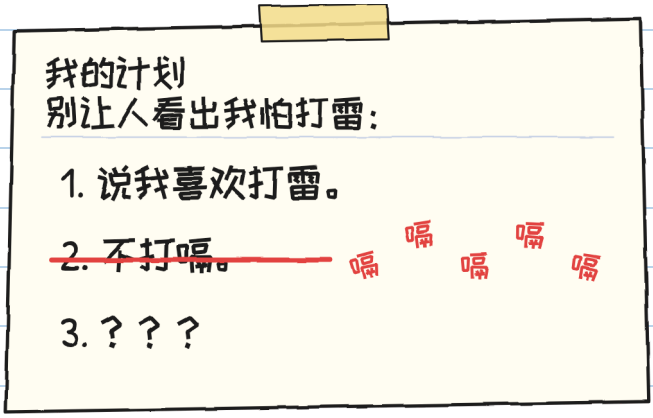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是把她带到厨房去呢？”我问。

“她会抓住不放。你已经看到了。”

胡莉塔压低了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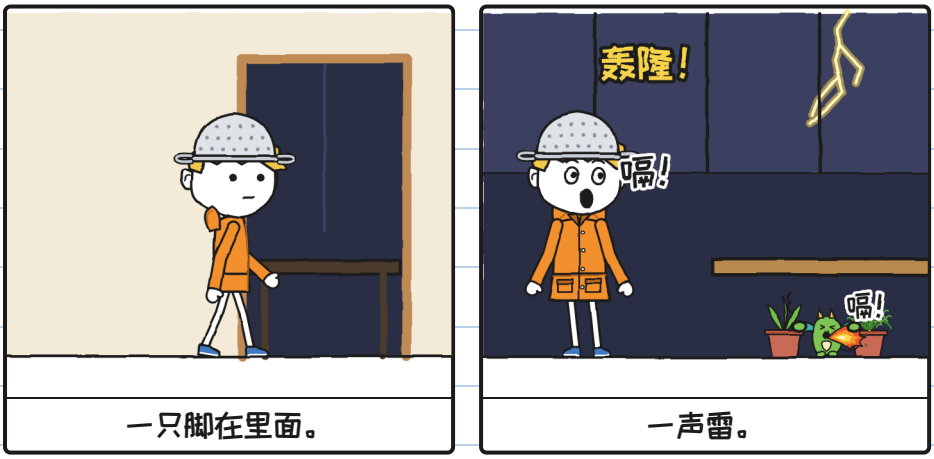
“先陪着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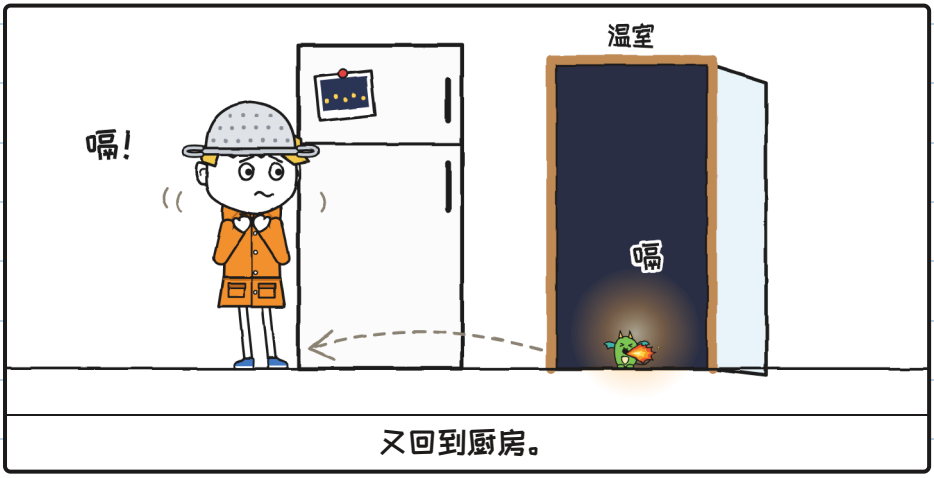
我没有治害怕的办法。我有一个不让别人发现的计划，可是它已经不管用了：



那第3条呢？——J.

我试了。真的。





温室是整个街区雷声听得最响的地方。

我站在门口，抬头透过玻璃屋顶往上看。在两道闪电之间，我看见了它们，远远地飞在屋顶上方：维拉的龙，在雷雨中飞翔。没人往上看的时候，它们就出来飞。所以维拉没有跟我们一起来：有雷雨的时候，她要留意着它们。



它们没有打嗝。

“走吧，猎人，”托尼奥说。

我等着他笑。他没有笑。

我摘下漏盆，递给弗洛拉，她握着两个把手，就像捧着一顶真正的头盔。



然后我走了进去。

漏盆挡不住闪电。但挡害怕，有时可以。 —J.

里面，雨声像一千根手指同时在敲。我趴着爬到花畦下面。面包屑就在那里，缩成一团，和我一样发着抖。



轰隆！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打了个嗝。火焰照亮了我们俩。

我们是两个躲在花畦下面的雷雨猎人。

这时，胡莉塔在门口轻轻地说，没有笑：



“数数，有我在。”

第5章

数数，有我在

于是我们数了起来。她在门口，我在花畦下面，面包屑抖着贴在我的雨衣上。

闪电。

“一头大象。两头大象。三。四。五。六。”

轰隆。

“六头，大约两公里，”胡莉塔说，“那道闪电落得更远了。我们继续躲着。”



我数完了六头大象，害怕还跟着我。

说两遍我喜欢雷雨，也没起作用。面包屑学的不是我说的话：她学的是我身上发生的事。
她看着我。这一次，我没有找借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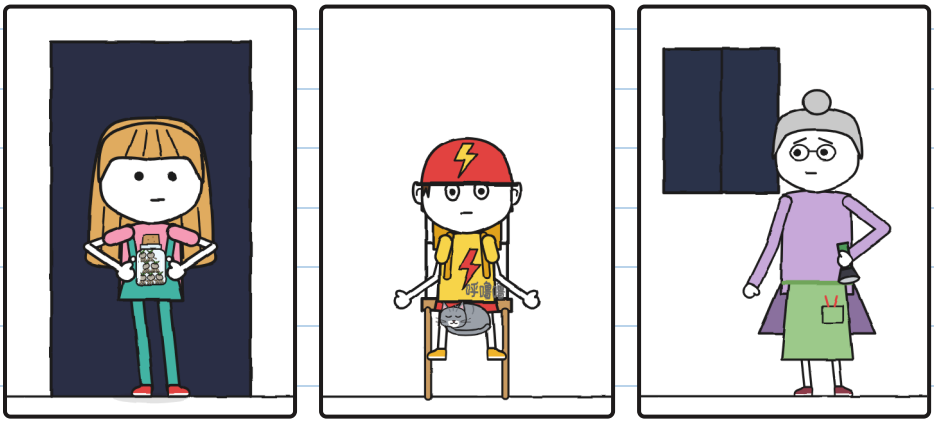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我怕打雷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胡莉塔说，“你今天早上在第6页画过了。我一直在等你。”

“我怕猫，”托尼奥说，雷雷正睡在他的膝盖上，他一动也不敢动。

“我怕等一样迟迟不来的东西，”弗洛拉说，“所以前几次，瓶子一送到我就打开了。”



我怕木板桥。这个你们早就知道了。 —J.

没有人笑。雨还是那么大，可是花畦下面的我不再是一个人了。

我慢慢地呼吸。面包屑也慢慢地呼吸。



闪电。我们一起数到九。轰隆。

而我没有打嗝。那声雷没有，下一声雷也没有。

“现在！”弗洛拉小声说。

胡莉塔踮着脚尖走进黑暗里，把瓶子放在湿泥土上，打开了盖子。然后她悄悄回到门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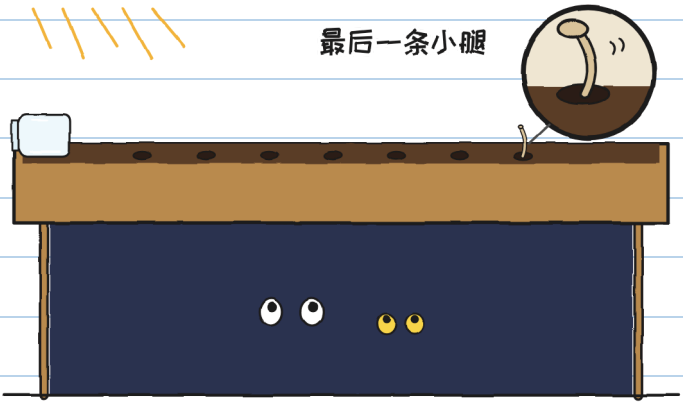


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黑暗中，有什么东西从瓶子里出来了。

闪电，在很远的地方。我们不出声，只动嘴唇，数到十头大象。轰隆。

十：最后一个管用的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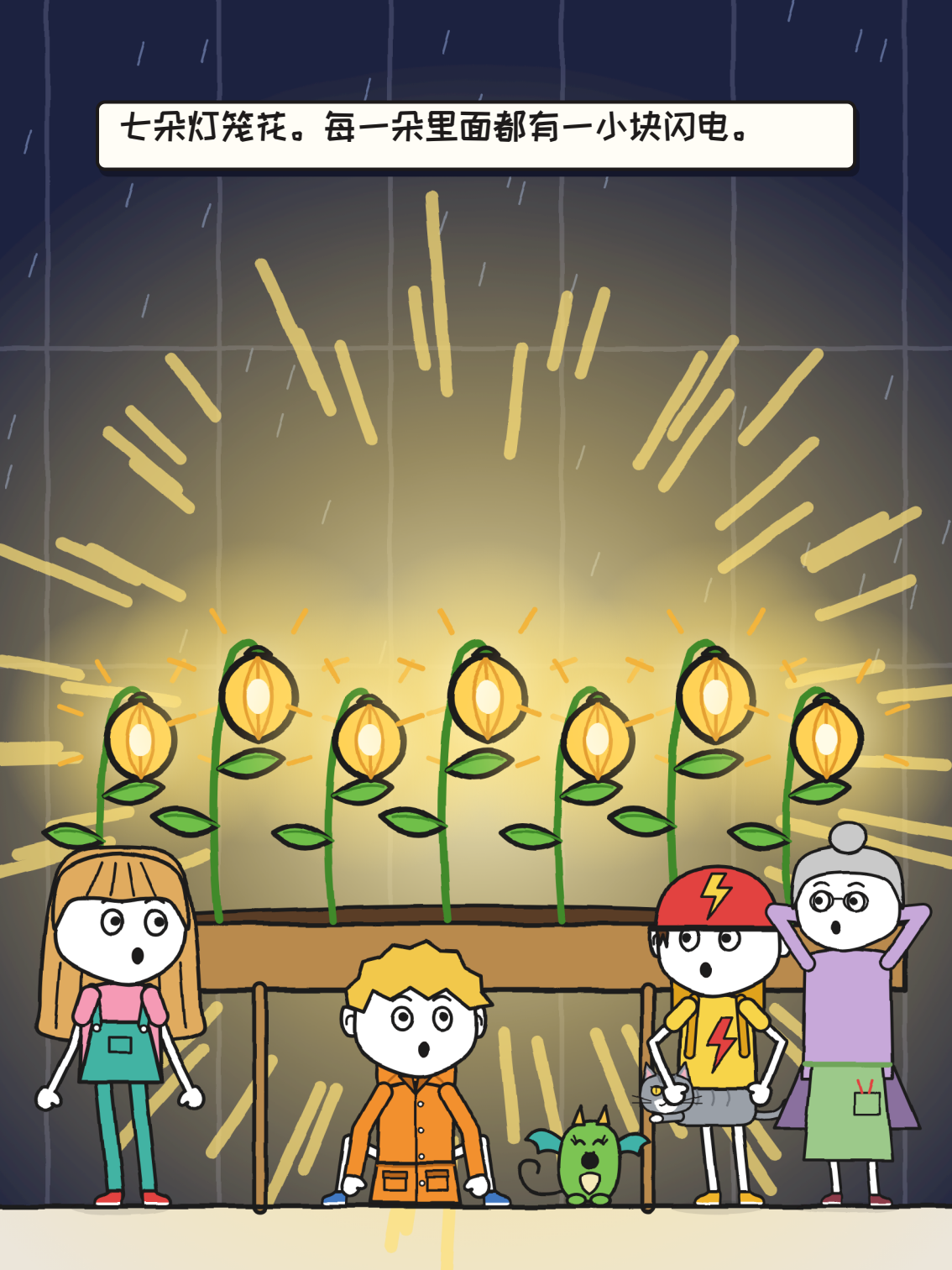
下一道闪电来时，我们看到了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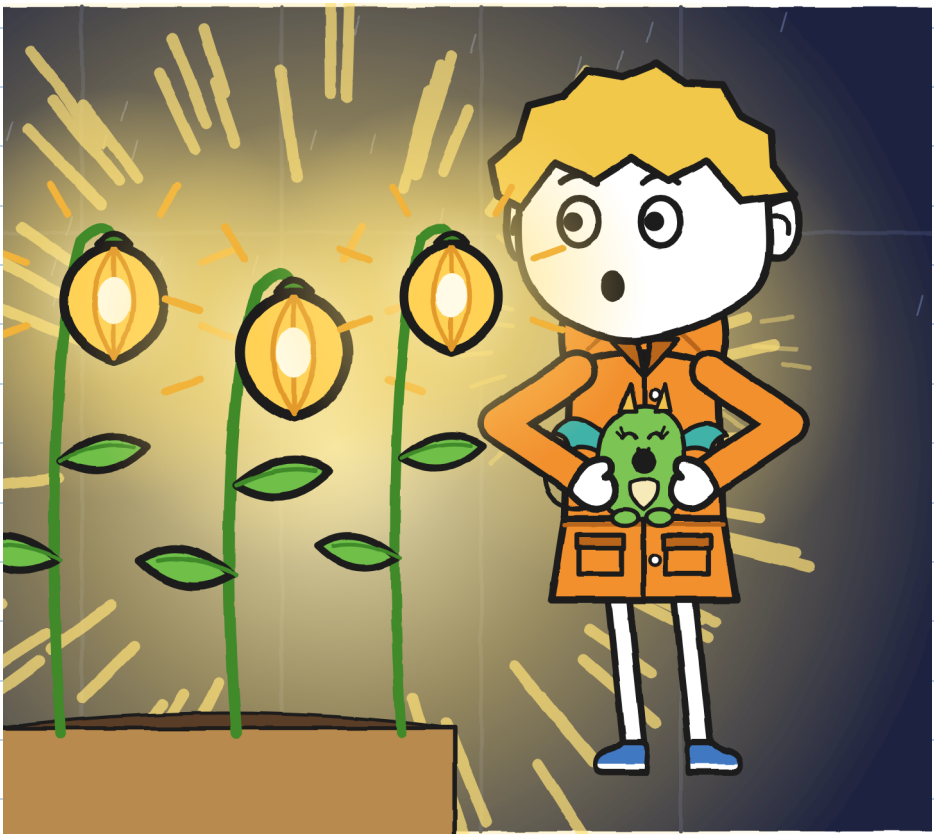
瓶子空了。泥土里有七个小洞，最后一个洞里还露着一条小腿。

然后是一阵什么也没有的时间。只有我们，在黑暗里，盯着一块花畦的泥土。

然后，第一朵亮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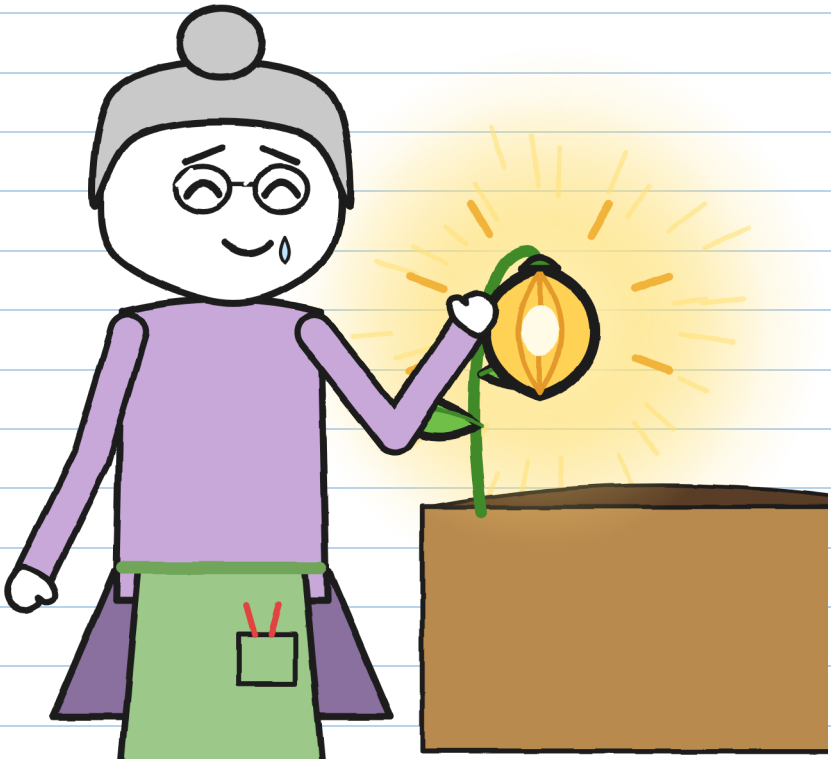

七朵灯笼花。每一朵里面都有一小块闪电。

面包屑没有打嗝。她张着嘴看着灯笼花，和我一样，我这才明白：她学的已经不是我的害怕了。她学的是这个。



弗洛拉很久都没有说话。然后，她用指尖轻轻碰了碰其中一朵灯笼花，慢慢地，像碰一件等了很久很久的东西。

“那条步道以前就是这个样子，”她说。



我也碰了一朵。面包屑也碰了。它是温温的，像晒过太阳的石头。

弗洛拉转动摇柄让雨停了，然后掏出一支笔准备签字。

终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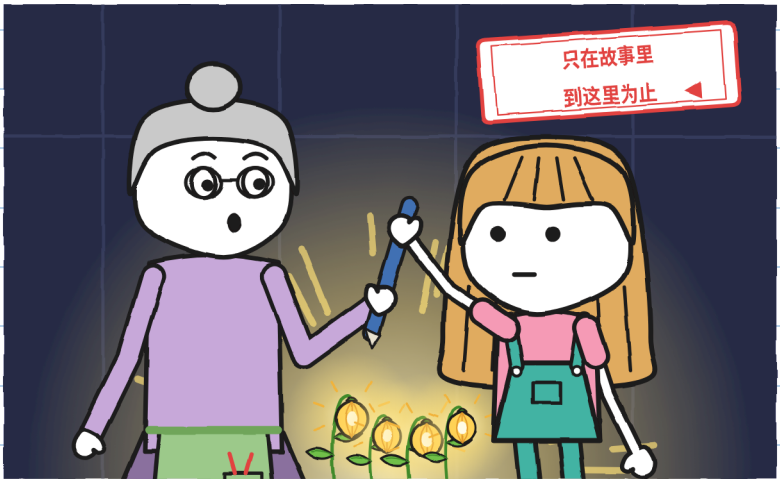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用两根手指拦住了笔。

“还不行。”

她一直看着那七朵灯笼花。

“还差第八颗。是我打开瓶子打开得太早了。我们必须把它找回来。”

然后她走进厨房，把箱子上的标签撕了下来，放进背带裤的口袋里。



要送，就得整个送到。 —J.

我们都回到了厨房。

“院子还是关着的，”弗洛拉说，“我们先不出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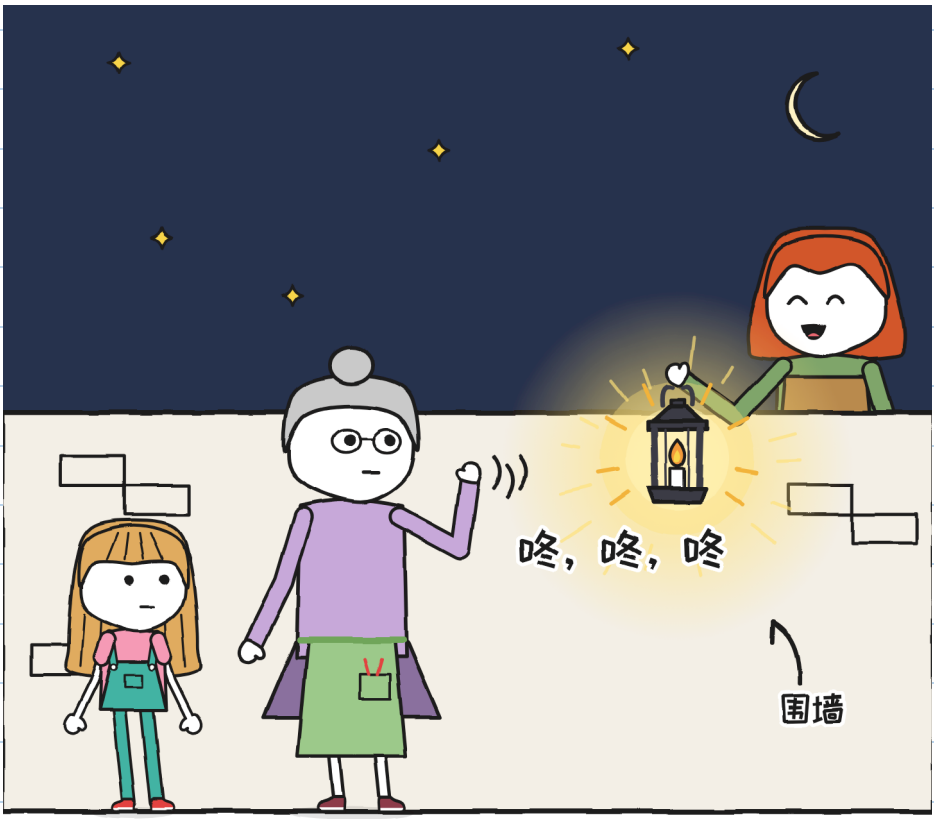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一直等到胡莉塔没有闪电可数了，然后又从最后一声雷算起等了半个小时。雨已经不下了。雷雨走了。



而第八颗还在外面的某个地方，在黑暗里。如果它没能及时找到泥土，就会再次睡去：变成又一块石头。没有弗洛拉的签字，天一亮，2号包裹就会飞回它的货架。

“我们去找它吧，”胡莉塔说。

弗洛拉看了看夜色。然后她在院子的围墙上敲了三下，那就是龙之家的墙，就像维拉说过的那样。



“这一次，”她说，“不是你们自己去。”

第 6 章

第八颗

我们和弗洛拉、维拉一起出发，带着一盏提灯和一辆自行车。胡莉塔拿着空瓶子，标签放在背带裤的口袋里；我把面包屑装在雨衣里面，她的脑袋从我下巴那儿探了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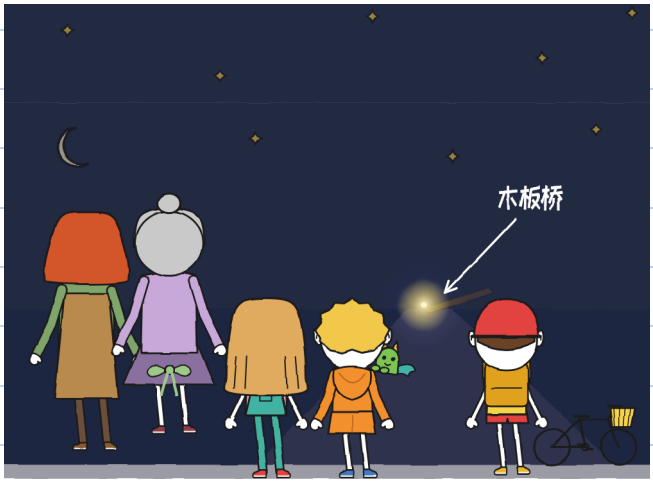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在院子里找，在小路上找，在运河边上找。



什么都没有。如果第八颗睡着了，它可能是那些湿石头里的任何一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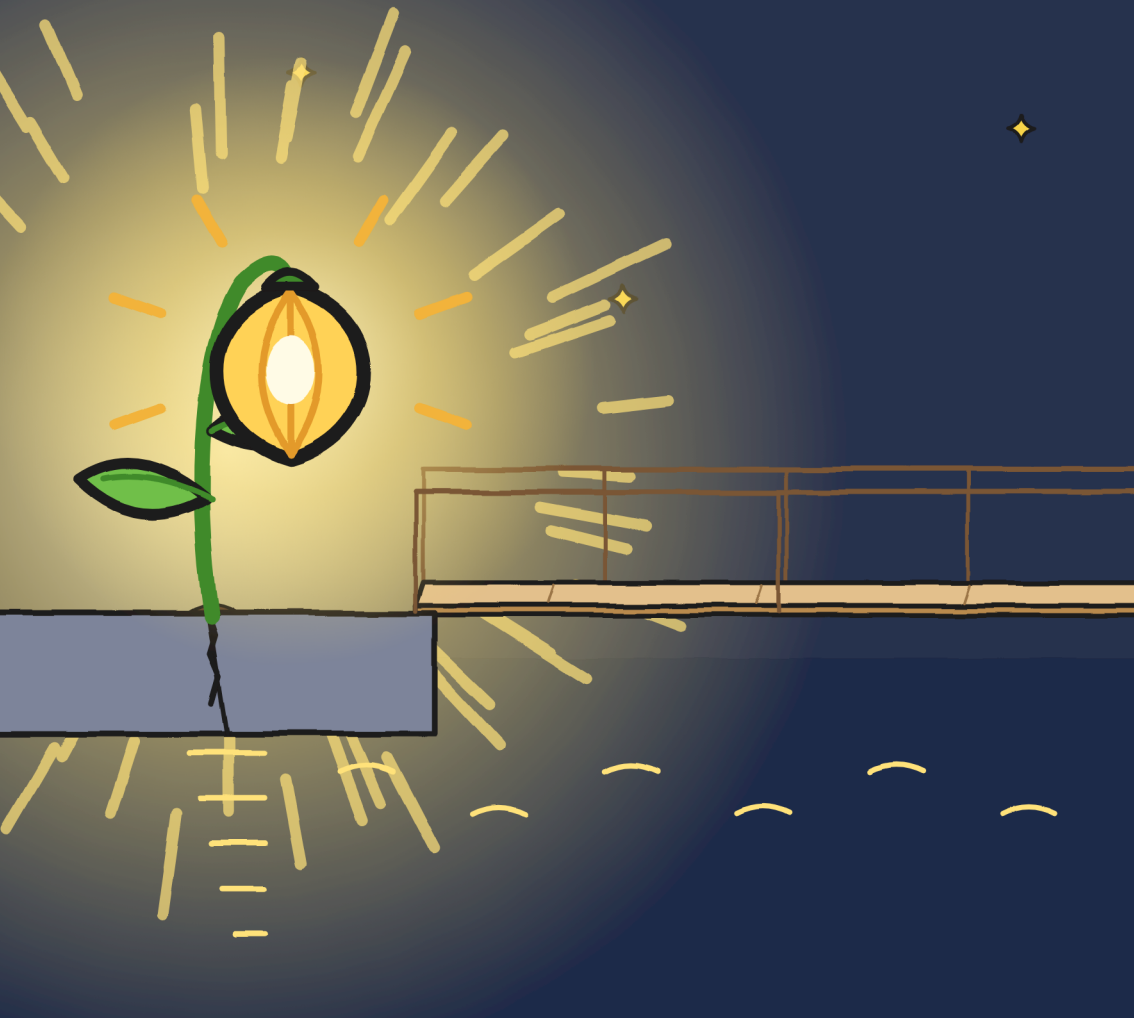
提灯的光照得湿漉漉的石头闪闪发亮。亮得太多了，几乎看不清它们之间有什么。
这时我想到了：一朵刚发芽的灯笼花只会亮一点点。我们明明在找一点小小的光，却把自己的三盏灯全开着：它们把那点光吞掉了。
“等一下。把灯全关掉。”

托尼奥停下自行车，维拉把提灯的火苗调小，弗洛拉关掉了手电筒。
我们一动不动。黑暗中，在步道的尽头，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光。



就在木板桥脚下。

我想，是雨把第八颗沿着小路冲到了步道上，它卡在两块石头之间的一道缝里，有一指深的湿泥土，正好在木板桥开始的地方。它就在那里自己种下了自己。从远处看，是一点小小的光；走近了看，它照亮了一切。



胡莉塔盯着木板桥看了很久。有了光，它看起来不一样了：更短，更宽，更像木头，而不像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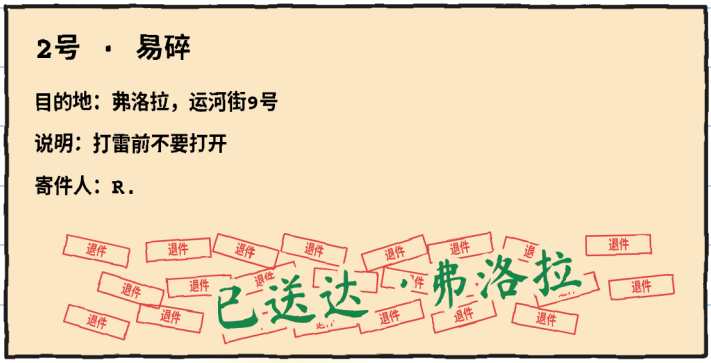
她把一只脚放到了木板桥上。只放了一只。然后又收了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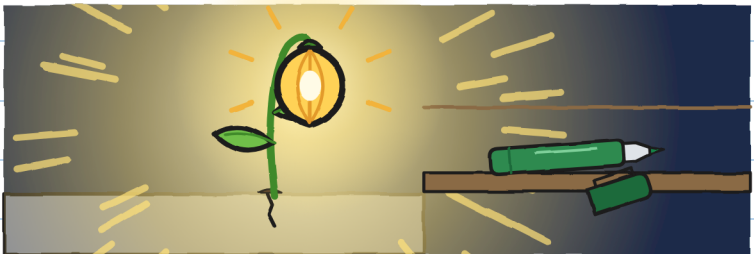


从远处看，我已经不怕了。从近处看，也差不多。 —J.

“这一朵留在这儿，”弗洛拉说，“它自己选了地方。”

胡莉塔把标签和她的绿色记号笔递给她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哪种墨水擦不掉。弗洛拉就在那儿，借着第八朵的光签了字，然后把笔还给了她。





在她家门口告别时，弗洛拉把她的漏盆给了我：“留着吧。下次打雷用。再替我告诉玛拉，早该这样了。”

维拉把面包屑放回她的窝里，开着小货车把我们送到店里，托尼奥的自行车放在后面，走的是公路桥：晚上，大桥会升起来让船通过。她把我们放在店门口，然后回到她的龙那里去了。

店里一片漆黑。玛拉不在柜台后面。

她在柜台下面。



“已经过去了吗？”玛拉问。
“过去好一会儿了，”胡莉塔说。

毯子、耳罩，还有一个当头盔的小锅。二十三次送货，没有一次遇上雷雨。

现在我明白她说的“要做的事”是什么了。
我把弗洛拉的话告诉了她。玛拉把小锅往下拉到了眉毛上。

“我也怕打雷，”我对她说。
玛拉什么也没说，掀开了毯子。



我钻到柜台下面和她一起。正合适。

玛拉在凳子旁边给托尼奥放了一个倒扣的送货箱。“你的位子。暂时的，”她说。

托尼奥坐下来，用胡莉塔的记号笔，在他背包的小字上添了两个字：“和猫”。



现在，小字说的是实话。——J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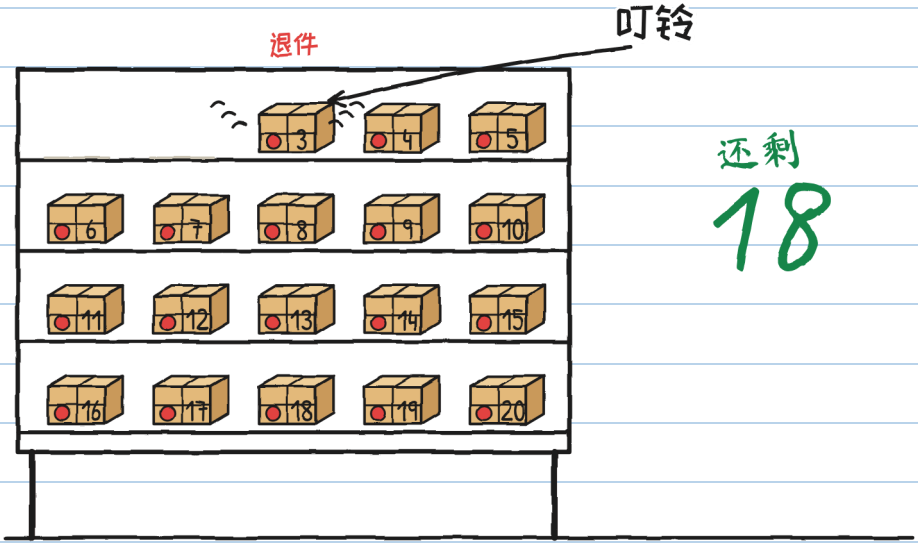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我的计划改好了。针对打雷的：

1. 数大象。
2. 和别人一起。
3. 要是我打嗝，也没关系。

还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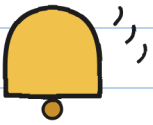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，别说你是什么猎人。——J.



那天夜里，我们回家之前，有一个退件响了：叮铃。像一只小铃铛。是3号包裹。

标签上写着：

3号
给小托





托尼奥的脸红得和他的头盔一个颜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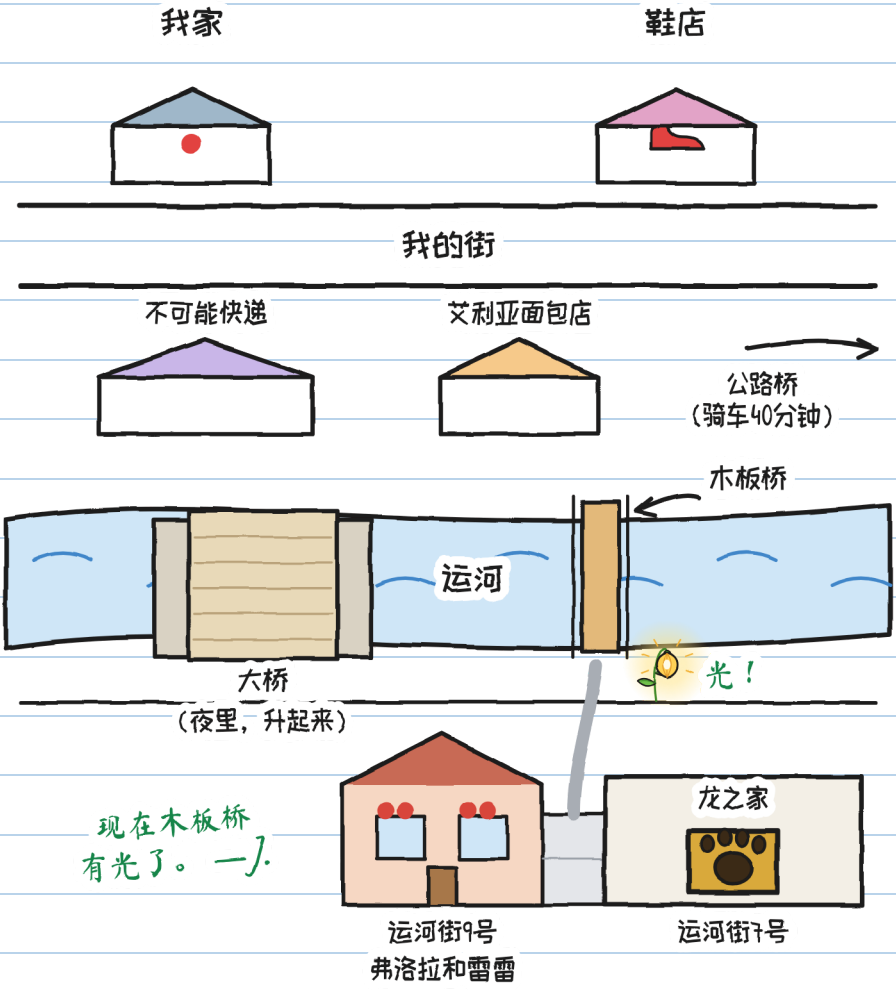
不可能快递 · 3

（马上就来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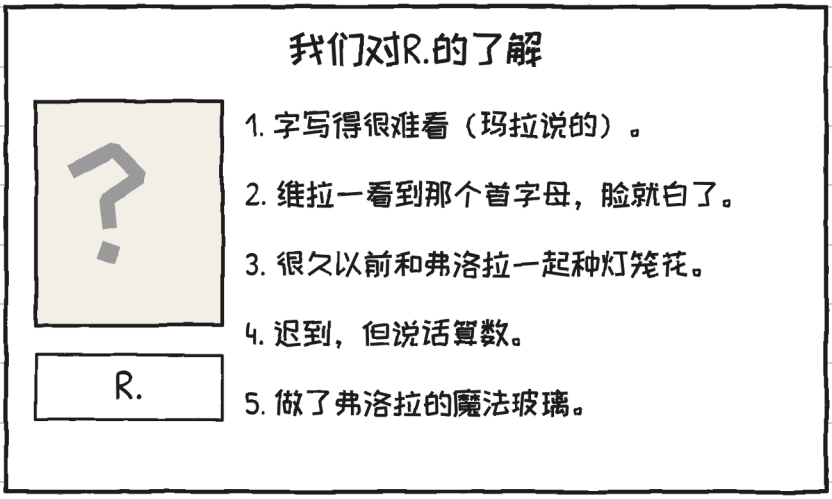


谁在给托尼奥寄包裹？——J.

街区（第2版）


我家
鞋店
我的街
不可能快递
艾利亚面包店
公路桥
（骑车40分钟）
木板桥
运河
光！
大桥
（夜里，升起来）
现在木板桥
有光了。—J.
龙之家
运河街9号
弗洛拉和雷雷
运河街7号

我有一张R.的资料卡。头两条线索在1号笔记本里。
我把新的记了下来：



6. 没人说出这个名字。这也是一条线索。 —J.

你呢？你觉得R.是谁？

我觉得R.是……

一个故事，六种尺码

一共有六种尺码，适合3到16岁，还有20多种语言。XXS、XS、S、M、L的页面和插图都一样。XL是一本小说。只是讲述的方式不同。

尺码 XXS · PRE-A1
胡莉塔抓住了第七颗种子。

尺码 XS · A1
地上还剩一颗种子。胡莉塔抓住了它。七颗。

尺码 S · A2
又一道闪电：地上只剩一颗种子。胡莉塔抓住了它。七颗。

尺码 M · B1
下一道闪电时，只剩一颗种子，胡莉塔抓住了它。七颗。

尺码 L · B2
闪电再次亮起时，地上只剩下一颗种子，胡莉塔把它抓住了。七颗。

尺码 XL · B2-C1
插图小说 · 13+
各级别参照CEFR，仅供参考。

各人穿各人的尺码。同一场雷雨。 —J.

给家长和老师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

真正的雷雨：该怎么办

1. 如果你听到雷声，哪怕很远，也要回到屋里去：闪电已经可以打到你了。
2. 待在室内，和一位成年人在一起，远离窗户、门和玻璃。不要去温室、桥、树下，也不要靠近水。
3. 最后一声雷之后，半小时内不要出去。
4. 数大象可以知道闪电落得近还是远，还能让你平静下来。但它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去。

数数你的雷雨

待在屋里：数闪电和雷声之间的大象。

闪电	大象	公里 （每3头约1）	那道闪电，是 更近还是更远？
1	15	5	—
2	9	3	更近